2023年1月7日晚，离今年过年还有两周的时候，妈妈突然打电话告诉我，爷爷在护理院里过世了。我悲痛失魂，匆匆收拾行李，回家治丧。当时已经刚过疫情的高峰，丧事从简，只是搭了一个灵堂，在殡仪馆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就入葬了。现在已经过了年初七，大家都开工了，我想要写下这篇文稿，作为对爷爷的零零散散回忆。

按通常的叫法，其实我应该叫外公，但在我家那边，大部分家庭是不会区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这两种称谓，都喊的是爷爷奶奶，当要区分的时候会在爷爷奶奶前面加上名字，比如我会喊宝地爷爷。宝地并不是我爷爷的名字，而是他的小名，家里的其他亲戚以及他的朋友都这么喊他。

宝地爷爷是在隔壁另一个小镇长大的，和奶奶结婚之后，因为工作调动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他做过船工，做过会计（实际大概是出纳）。我小时候有很多时候会和他生活一起，因为父母是双职工，上托班上幼儿园基本都是早上妈妈送我去，下午爷爷来接我放学。当我开始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学校离爷爷家很近，我中午会自己走回爷爷家吃饭，下午放学有时候也会回爷爷家先写会儿作业，再等妈妈来接我。我小时候写字很潦草，爷爷会拿出以前做账的空账本让我练字，还拿一本很旧的《现代汉语词典》教我认字。那本词典里面还夹了很多剪报，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很经典的教员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照片。很可惜的是那时候没有好好练习，我现在写字依然很潦草。

后来我上了初中，离爷爷家远了，人长大了，会骑自行车了，就再也不用爷爷和妈妈来接送了。平时过节的时候还是会去爷爷家里吃饭，因为爷爷家里有一个暖锅，可以一家人坐下来围着煮东西吃，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很喜欢吃蟹肉棒，因此爷爷家的冰箱里永远会有一盒蟹肉棒。我还记得那时候镇上还是水泥路，我去初中的那条路边有个家具厂，每天有很多大卡车装了很多很重的原木在路上开，那条路永远是坑坑洼洼，因此我的自行车会坏的很快，爷爷就每次自己动手帮我修车。那辆自行车保留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我去了更远的地方上高中，我都会骑它去。

妈妈总说，以前爷爷家里条件很不好，她小时候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有一回难得吃虾，姨妈把虾头扔掉了被爷爷说了很久。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爷爷会经常给我做很多很多好吃的，小时候我喜欢吃牛尾巴，爷爷就会很早去菜场去买。读高中读大学每次放假回家，爷爷总会烧好了牛尾巴送来给我。爷爷也从很早的时候起，过年会带一家人去下馆子吃大餐。我想起上初中的第一天，在初中的食堂吃饭，爷爷烧好了鸡爪送过来给我，但我那时候很叛逆，觉得都上初中了还要家里送饭过来，脸上的神情就不太好，也没和爷爷说话，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

大概是从我上高中左右开始，爷爷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太好，大概是因为年轻时的过度劳累，小中风了一次。在我上大二的时候，也是到了快到放寒假的时候，爷爷又中风进了医院，一侧身体偏瘫，医院查出来颈动脉先天性狭窄，需要做动脉支架。手术前妈妈打电话来喊我回家。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恢复的并不算好，爷爷智力水平没有完全恢复，并开始逐年衰退，他性子很倔，术后的康复也非常不配合，偏瘫的身体没有好转，后来就安排进了护理院进行疗养。我在北京读研之后也很少回家，爷爷也逐渐认不出我来，总是需要奶奶告诉他，我是他的孙子，他才能想起来自己有个孙子在北京读书。

2022年的下半年，爷爷的情况就一直不好，先是感染了带状疱疹，头面上一半都是溃烂的，疱疹甚至长到了眼睛里，因为感染持续低烧了一个多月。在快要康复的时候感染上了新冠，又开始了高烧，但爷爷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挺过去了。

我回家治丧期间，叠了很多锡箔元宝，奶奶还买了很多红色的纸钱，因为爷爷生前常念叨着红票子，在入葬的时候都烧给了爷爷。脑子里还是空空的，也不是想着爷爷可以去拿到这些钱和元宝去买吃穿，只是想着这些纸钱和元宝还寄托我们对爷爷的思念，现在再加上这些不知所云的文字，希望爷爷一路走好。